

越戰的檢討與展望

羅石圃

北越動員其十五個正規師中的十二個師向越南作乾坤一擲，尤其是公然越過非軍事區向廣治進犯，這是出于美越雙方的意外；美軍轟炸河內海防，進而半封鎖北越所有港口，和安祿守軍的焦土抗戰，順化的轉危為安，以及共黨的起義號召所得到的，是南越政壇平靜無波，民衆捐款慰勞抗戰將士，這又是河內始料所不及。如果說錯誤估計是戰敗的根由，從檢討這場戰爭那一方面的錯誤最多最大？即可展望到勝負誰屬。

一 越戰乃由河內對美俄的估計錯誤開始

越南戰爭，從一九六三年開始，便是由雙方一連串的估計錯誤所形成。當是年五月，劉少奇訪問河內，和胡志明發表聯合聲明：反對修正主義，積極支持越共加強對東南亞各地的「暴力革命」，以實現「東南亞的民族解放」(註一)。同時北越已打着「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陣線」的旗幟在越南發動戰爭。很顯然，北越在俄毛「和」「戰」路線的爭執中，已決定站在中共的立場，甘心爲它將戰爭向越南輸出。

造成胡志明有此決定的原因，乃由于對美俄雙方估計的錯誤。華府既斷然以談判結束韓戰于前，又不惜重開日內瓦會議結束寮戰于後，自然是由于作爲自由國家盟主的美國，必須保存實力以對付蘇俄，斷不能捲入並非莫斯科直接介入的戰爭。因此認爲打着「南解」旗號的越戰，既已使此一共產國際侵略戰爭出之于內戰的形式，美軍自不會介入，在西貢孤軍無援以對付由北平河內合力的攻擊情況下，除以談判結束戰爭而外，別無其他途徑可行。蘇俄從一九五四年日內瓦會議開始，便積極爭取河內遵照它的和平路線，至其與中共的「和」「戰」路線爭執已由暗鬥變爲明爭，更不惜爭取華府重開日內瓦會議，以結束河內跟隨北平在寮國所發動的戰爭，成立了三派聯合政府。對此次越戰再起，莫斯科勢必努力促成和談，使永珍的聯合政府再在西貢翻版。從一九六二年十月「南解」總書記阮文孝訪問北平時，與郭沫

若，廖承志所發表的聯合聲明：誣指美國侵略越南，主張成立南越聯合政府實行中立政策，便不難了解胡志明發動越戰的要求，乃寄望于蘇俄藉此再將其強調的和平聯合政府又出現于西貢。

美軍的直接介入並把戰爭帶到製造戰爭的地方，使北越遭受到美軍的空襲，這是河內始料所不及的。但西貢的政潮日益波瀾壯闊，被河內視爲眼中釘的吳廷琰政府既被推翻，眼看着西貢無人可以形成領導中心，加上華府又不斷暗中試探和談條件，以致認爲戰場上的堅持，才可得到談判的勝利，所以挨炸亦在所不惜。誰知蘇俄在黑魯雪夫執政期間，不僅不出面斡旋和談，且暗中鼓勵華府升高擴大戰爭，企圖將烽火延燒到大陸，使河內對北平愈靠愈緊，戰禍更不可收拾。

一九六五年二月六日，蘇俄新任部長會議主席柯錫金訪問河內。中共認爲這位克宮新主人所堅持的既然仍是和平路線，毫無改變對美親善關係的跡象，自不會應允河內軍援的要求，否則便會由此造成美俄交惡，使和它在鐵幕內外敵對的雙方實力消耗于此一戰爭，正是它所求之不得的。再證以華府適于此同時派遣總統助理彭岱訪問西貢(註三)，顯見柯錫金的任務爲試探和談。在當時河內及印支共黨都對它馬首是瞻的情況下，談判的成敗，它都操作了最後決定權，所以它並不阻止河內邀請柯錫金訪問。

不料柯錫金居然給予北越軍援，且以唯有軍援北越使其影響力恢復方可促成和談而取得美方諒解，這是中共預料所不及的。從此河內由于獲得了俄製新武器而戰場上益加猖狂，中共爲了與蘇俄爭奪北越，亦不得不在軍經援助上和它競賽，使其軍的戰力激增，美軍也祇有加派介入。到一九六八年春

季攻勢未能得逞，由蘇俄幕後斡旋，以美軍停止轟炸北越而換到了巴黎和談開始，華府滿以為由談判必可達致越南的和平。

巴黎談而不和，詹森面對着國內反越戰風潮洶湧，寧可放棄競選而不接受北越投降式的條件，這是河內和華府雙方對其對手都是始料所不及的。但北越一直認定美國是民主國家，任何人入主白宮，也無法違反民意而不迅速謀求美軍撤離越南戰場。至于擴大戰爭到越南領土以外，以至使北越再遭到美軍的報復，這更是不可思議的事。所以致于在戰場和談判席上更加頑強。

二 西貢對敵人兵力上估計的錯誤

尼克森乃以光榮結束越戰——使美軍迅速退出越南戰場而得到選民的信心入主白宮。「越戰越化」政策經由阮文紹政府的有效實施，不僅西貢武裝部隊迅速強大可以逐步接替防務，使美軍得以按照預定計劃循序撤離，而一向被越共控制的廣大農村地區，又以實施「耕者有其田」的土改政策，及大赦越共自新份子，同時編組裝備農民自衛武裝，以致越共的農村根據地愈縮愈小，遂不得不將一向由越南農村供給的軍糧與兵員，轉而求之于高棉農民。施亞努被推翻，美越聯軍入高協防，掃蕩共軍高越邊境巢穴，這都是北越對華府與西貢估計不到的，所以不能不另謀對策。

此次北越發動的總攻，可以說這是早就針對着「越化」政策所擬訂的作戰計劃，所以攻勢一經發動，便使西貢感到兵力不敷調遣，連防衛首都的衛戍部隊，也不得不用以增援安祿。一般人都都不了解越南軍隊的總兵力號稱一百廿萬人，何以對北越出動十二個師連同越共部隊總計廿八萬人的進攻，頓感防禦兵力不足？此由于越南正規軍祇有十一個野戰師，加上一個傘兵師、一個陸戰師，以及五十二個特種作戰營，總數不過十六萬人，其餘均為地方保安部隊和民衆自衛武裝（註五），所以對北越連同越共軍動員廿八萬人的三路進攻，及越共游擊部隊的四方八面響應，自然是備多力分，容易遭到敵人的各個擊破。尤其是對敵人擊東擊西，圍點打援，更感到疲于奔命而難以援應。

這項兵力編組上的缺點，乃由于沒有料到北越竟敢傾巢進攻，幾乎出動了其全部的正規軍而從事傳統的陣地運動戰。在美越軍方的經驗中，共軍乃

以游擊戰為主，擴大鄉村的控制面，切斷政府軍的交通線，使城市變為各個孤立的點，所以在編組部隊時，將重點置于地方防衛部隊及農村自衛武裝，認為北越縱使出動其正規軍一半兵力夥同越共武裝進犯，擁有十六萬人的野戰師團，在防衛兵力上亦可應付裕如。誰能料想到河內竟出動其傾國之師且放棄了以鄉村包圍城市的游擊戰？這項錯誤，便是造成南越部隊初期挫敗的因素之一。

在防守兵力的分配方面，越南統帥部顯然有了極大的錯誤。如廣治是越南北部的邊陲重鎮，北越部隊南侵，可以朝發夕至。但駐防廣治的守軍，是越南野戰師中由新兵編成的新編第三師，裝備訓練戰力都非上乘（註六）。很顯然，這是西貢基于此一地區所鄰接的是經日內瓦協議劃定的中立非武裝地帶，認為河內必不敢公然破壞協議越過非武裝區進攻。殊不知共產黨一貫的作法，是以協議束縛對方，對它本身並無約束作用。因此，北越在三月卅日發動攻勢時，首先便是越過非軍事區攻擊廣治，所使用的部隊為其當年參加奠邊府戰役斐聲國際的勁旅——三〇四、三〇八、及三二四B師三個師，以時速七十公里的重型坦克百輛，在如雨點一般的重炮轟擊下，一舉攻下猶靈、東河陣地，將守軍新編第三師所屬的第九旅一個團擊潰（註七）。

面對着敵軍三倍以上兵力，加上優勢的裝備，如果按照初期共軍的攻勢進展，祇須廿分鐘，即可佔領廣治。但越南守軍新編第三師在空軍將東河大橋炸毀後，卒能穩定陣腳，等待援軍趕到後再苦守到一個多月——至五月一日在北越再增加一個師的兵力及一百輛坦克的猛攻下才將廣治棄守，這當然也是出于河內估計以外的。

三 五角大廈的大錯

北越發動此次攻擊，美越方面早就看出了跡象。據巴黎所透露美國代表曾經指出：由去年共方代表拒絕季辛吉在祕密談判中所提出的條件，河內便已明白的決定：為達成其囊括越南的目標，在手段上為軍事而非談判（註八）。接着西貢美軍方面，又發現北越在其最南部的機場加長跑道，並加建了跑道兩條。此一位于非軍事區以北四十五哩的東海機場，何以加長及加建可供俄製米格廿一型飛機起落的跑道？美越軍方都認為這是北越企圖在寮國

作戰時使用空軍掩護地面戰鬥(註九)，根本沒有想到這是進窺廣治的訊號。所以這並不能歸究到情報不靈不確，乃是研判的錯誤。

在裝備武器方面：北越部隊也較越南防軍優良。他們擁有大批俄製四〇噸T五四重型坦克，追熱地對空飛彈，T五九及射程廿七公里一三〇米厘重砲，SAM三型火箭；步兵有由手操縱的輕便SA五四型對空火箭，SA七型反坦克火箭，每班配有三至四挺B四〇火箭發射筒，所發出的三至四千度熱力，足可將敵人燒焦(註十)。越南部隊既沒有四〇噸的重型坦克，在重砲的口徑射程與數量都遠不及敵人，唯有依靠美軍的海空支援。

北越部隊擁有如此優勢的火力裝備，如果這是由於美越軍方事前並無所悉，便是情報方面的極大缺失；假如先已得知而並沒有對守軍裝備加強改進，更是五角大廈的大錯。其實去年寮南戰役，北越即出動其裝備優良的部隊進入寮南戰場，迫使越南部隊不能不予竟全功時迅速脫離寮南戰場。這說明一年以前，美越軍方便已了解北越正規部隊的裝備與戰力並非越南部隊所可企及，何以一年以來並未針對敵軍的裝備而加以改進？這不能不認為是「越化」政策的一大漏洞。

北越國防部長武元甲早就公開指出要在越南戰場給予美軍如奠邊府的最後一擊，一九六八年四月，他在河內接見義大利記者費拉希小姐(Oriana Fallaci)，及卡門(Carmen)、古里亞(Giulia)、瑪利撒(Marisa)等時曾稱：「奠邊府，歷史並非常重演，但這一次要重演了。我們擊敗了法國人，我們也將擊敗美國人。美國人的奠邊府向未來臨，但必將到來……」(註十一)這無異說明等美軍撤退到最後期間，北越將傾其全力作最後的如奠邊府之一擊。因此，當去年寮南之役，北越既已將它的王牌部隊展示，五角大廈便應該意識到這些部隊即將在越南戰場用以對付美軍撤離時的殿後部隊，其未能予越南部隊更新裝備，實為不可原諒的大錯。

在此次攻擊戰中，北越所使用的部隊固然是多年來養精蓄銳的勁旅，而所出動的坦克六百多輛，大砲數以千門計，如四月廿八至廿九日兩天在攻擊廣治時，發砲一萬餘發，這些裝備武器的輸入存儲，都非短期所可達成，美越軍方應該早已偵知洞悉。如本年四月下旬，華府所宣佈的河內歷年獲得的外國軍援數字，從一九六五年至一九七一年，蘇俄所提供的軍援為十六億五千萬美元；中共為六億六千五百萬美元(註十二)。雙方的經援及東歐國

家軍經援助並不包括在內。這些軍援的武器彈藥種類為何？在戰場上消耗了多少？美越軍方對其擁有大量軍用物資的存儲，自不難從計算得知梗概，何以未推測到河內是用以作為在越南戰場的孤注一擲？這都是造成越南部隊初期倉惶應戰的因素。

四 河內對西貢估計的錯誤

不過在戰場上敵人的愚蠢等于是自己的聰明，本身的錯誤，可以從敵人的錯誤中求得抵補。從河內發動此次作戰計劃中，亦顯示它對敵情的估計處處失算。

武元甲在一九六八年四月對越南戰場的前途，便已作了明白的估計，他說：

「為證明美國的軍事失敗，我先追溯美國的政治失敗，政治是整個局勢的基礎，美國選擇越南為戰場是一極大的錯誤，西貢『反動』政府太脆弱了！泰勒、麥納瑪拉和魏摩蘭都了解這一點，他們所不知道的，是太脆弱的西貢政府不能善用美援。美國為什麼『侵略』越南？他們企圖建立一個傀儡政權的新型殖民地。但是要建立這樣一個殖民地，需有一個穩定的政府，而西貢政府却極端不穩定，它對人民缺少影響力，人民不信任它，所以美國已陷入了困難的窘境。他們即使打算退出越南，也無法擺脫，因為撤退後必須留下一個穩定的政治情勢。換言之，一批『僕從』能够接管下來，且要團結而有力量。但是西貢政府却脆弱無力，它甚至不是一羣好的應聲蟲，即使在坦克大砲支持下，亦難維持住局面，所以說：美國人怎能撤退呢？然而它又必須抽腿，他們不能讓六十萬人再執十年或十五年，這就是他們政治的失敗……」(註十三)

從這一論斷中，可以看出北越領導階層認定西貢不能出現穩定的政府，雖有美援但不能善於運用，而美軍又必須在短期內退出越南，所以要堅持長期戰爭到美軍撤退時一鼓將西貢政府擊敗；同時在美國內部開闢羣衆戰場，煽動美國青年學生掀起反越戰的暴亂，迫使華府不能不將越南戰場的美軍迅速撤回。

不料西貢自阮文紹執政以來，一面削平了割據的軍閥使軍權統一；一面運用美援從事土改而實施耕者有其田，取得了廣大農民的擁戴信任，同時平

息了數派的政爭，以致在去年競選時，得到了百分之九十三選民的信任投票，且使尼克森總統的「越化」計劃有效實施，讓越南部隊迅速強大，可以接替美軍逐步撤退所移交的防務。眼看着美軍撤退所留下的是十分穩定的政治情勢，與武元甲的預料正好相反，所以河內不得不提前發動最大的攻勢以造成西貢政治局勢的不安，讓越南內部發生政潮以推翻阮文紹政府。

因此，當三月卅日，北越以五萬五千人越過非軍事區向廣治、承天展開攻擊的同時，又以四萬人的強大兵力向中部高原進軍，迫使西貢不得不將駐防高越邊境祿寧與安祿等地的勁旅——傘兵與裝甲部隊空運廣治、崑嵩增援。四月五日，共軍即以三、五、七、九等四個師團四萬人的兵力，乘虛攻下祿寧，直撲西貢西北面七十公里的平隆省會安祿，同時第四戰區——三角洲地帶的共軍亦全面蠢動（註十四）。這在河內的計算中，勢必認為安祿一線的守軍既已調至一二兩戰區應援，與四戰區的防軍同樣受到強大敵軍的吸引，留守安祿的五百步兵在孤立無援的情況下，非投降即難逃殲滅的命運，很迅速地便可包圍西貢，促成親共恐共政客迫使阮文紹下臺。

據河內外交消息靈通人士對法新社記者宣稱：數月以來，越南各政治派系，反對戰爭以及贊成全國迅速和解的市民與鄉村造反運動之間，和「民解」領導人一直有着密切聯繫。他們認為能夠使阮文紹總統處于少數派的地位，則和解便跟着來臨，並指出河內此次攻勢，乃根據「民解」幹部過去六個月來分析各個城鄉的形勢而發動的（註十五）。所以在大量壓境的時候，河內電臺不斷播出阮友壽號召，煽動越南軍民起義，推翻阮文紹政府，可見河內所預期的，是以三路進軍，四面響應的聲勢瓦解越南軍心，導致政潮。

至西貢抽調衛戍部隊增援安祿，配合守軍浴血苦戰，使共軍屢攻不下，而反戰份子的活動一開始便被抑制，加上民衆踴躍捐款勞軍，連一向反對政府的佛教徒和左傾學生，也協同天主教徒救助難民，一種敵愾同仇的熱情，使士氣更加旺盛，連美國顧問也認為這是越戰以來從未見過的高昂士氣民心（註十六），也是河內對越南估計的極大錯誤。

五 河內既不知彼亦不知己

西貢政府面對着共軍空前強大的攻勢中，能否穩定戰局與政局？當然

越戰的檢討與展望

有賴于華府的支持行動與決心。河內認為尼克森政府既因抵受不了國內反戰青年暴亂的壓力，不得不加速撤退美軍，其所能給予越南戰場上協助的，不過是空中支援——由戰術轟炸到戰略轟炸，加上海軍的沿岸攻擊助陣而已。且由于大選期近，尼氏為避免競選對手的攻擊，以及觸怒選民，在高空支援方面亦斷不敢超越以往的範圍，在時間上更不可能劍及履及；尤其是不敢因此開罪蘇俄，以免莫斯科取消被視為有助于尼氏競選連任的訪問。其所以選定在四月進軍，顯然是斷定在五月廿日尼克森訪俄以前，即可在越南戰場上得到決定性的勝利，以便蘇俄在談判時迫使美方接受其堅持的投降式條件。

但出乎河內意料之外，尼克森在北越的攻勢一經發動，迅即派遣龐大的海空部隊東來，並函告泰寮高越盟邦領袖，申明美國擊敗北越攻勢的決心。四月十六日，斷然下令空軍轟炸河內海防。這項行動，已經超過了詹森時代對北越報復的範圍，使河內感到措手不及，祇有倉惶疏散，廣治的攻勢暫時停頓，安祿的圍攻受挫。這一方面是由于北越遭到海防河內意外的轟炸後，不得不重新部署補給事宜，士氣遭受了打擊；另一方面也因此振奮了越南的士氣民心所使然。

五月一日廣治棄守，一週後，尼克森再下令在北越港口佈雷，切斷北越所有對外的海上補給線，同時轟炸與中共聯運的鐵路公路，接着在其內河佈雷，由空軍摧毀重要公路橋樑，使河內全部交通運輸系統形成癱瘓狀態。這些都是北越認為尼克森不可能亦不敢採取的行動，但都很迅速地一步緊一步的見諸實行。此外五角大廈所策劃的其他對付北越方案，諸如登陸北越，使用戰術核武器，雖然詹森政府不敢採用，加上美國國內反戰風潮較當年詹森政府時代更為波濤洶湧，可是誰敢担保尼克森不和河內主戰派作孤注一擲？

更重要的，是尼氏在決定轟炸河內海防時，對幕僚們建議他須為即將到來的競選連任對此舉多加考慮，他毫不遲疑地指出：個人連任須置于國家榮譽和世界和平之下（註十七）。接着他又宣示：此次擊敗北越的攻勢，不僅是越南和印支的和平問題，也關係着中東、歐洲與整個世界的長遠和平，如果北越在兩個共黨強國供應現代化武器的侵略得逞，這種征服鄰邦的侵略行動，勢必會在舉世其他各地不斷重複出現。所以必須在越南將它擊敗，才會阻止其他國家效尤（註十八）。

河內認為可以替它束縛尼克森手足的：一為美國的反戰青年學生，一為

莫斯科對尼氏的訪問邀請；前者可以影響他競選連任的選票，後者關係其競選的聲望。至尼氏表示個人連任與否不及協防越南擊敗侵略的重要，河內的預期便已大半落空。再由民意測驗顯示：尼克森由于斷然轟炸河內海防而使其聲望增高——贊成在越南以軍事取得勝利的美國公民，由四月初的百分之卅，增加到四月下旬的百分之卅八（註十九）。這更說明尼氏能否在大選中連任總統，是與越戰的勝負一致，無怪乎他無視于學生反越戰的風潮。所以河內寄望于美國青年以反戰暴亂迫使華府不能在越南採取有效行動的計劃已成畫餅。

至于蘇俄的態度則更使河內失望。當美軍空襲河內海防炸傷了蘇俄商船和船員時，莫斯科向華府所提的抗議既十分溫和，而華府的答覆于致歉之後，並堅決表示將繼續轟炸。接着季辛吉赴俄，據傳乃出于莫斯科的主動邀請，而所表示的，祇是願意促使談判成功，毫沒有對華府施加壓力以爲河內撐腰的跡象。雖然補給照常供應，並聲言莫斯科對社會主義國家援助乃其神聖義務，但至五月八日美國在北越港口佈雷，蘇俄對北越的補給船團竟然是望風轉舵（註廿）。且對尼克森訪問的接待，照常隆重歡迎。

所以河內對發動此次攻勢的估計，不僅對西貢和華府方面是錯誤百出；對其本身如越共的無能，蘇俄的望風轉舵，更是始料所不及的，可謂既不知彼，又不知己，比西貢與華府的錯誤更大更多。

六 當前的戰場情勢

目前越南的戰局是：共軍佔領了全越南四十八省之中的一個廣治省，二百零六個縣之中的十個縣。但這些被佔領的縣份，又分散在全國各地，彼此既不能相連，且在鄉村之中，又大多仍是政府的鄉村自衛武裝所控制。被共軍佔領中的城市居民，大都逃避一空（註廿一），所以共軍控制的是點，政府所控制的是面，以致共軍佔領的點與點之間沒有聯絡的交通線。雖然共軍也切斷了一些政府控制區的交通線，但由于有空中交通聯絡，並非孤立無援。

在戰線上，第三戰區雙方相持于安祿，經過五十多天的血戰，共軍一直無法攻下此一孤軍堅守的城池，最近西貢的援軍節節推進，已形成與守軍會合的形勢。第二戰區仍相持于崑崙。第一戰區方面自廣治棄守，順化危急萬

分，但經過陣前易帥，及阮文紹總統親臨危城指示防守機宜後，從轉危爲安，進而改守爲攻。除先後收復順化外圍數處重要據點而外，更于五月廿四日以海陸空聯合作戰登陸廣治省境向敵後進軍。這都顯示越南戰場已轉入反攻階段。

至于西貢部隊的裝備武器，美方已于戰事發生後迅予改進，從日本翻修的重型坦克早已運到，裝有導向反坦克砲的直昇機，亦已由西德趕運到達，針對敵軍火力的重砲、機槍、火箭等均源源而來，使先前祇擁有防衛性武器的西貢軍，大多數已握有攻擊性的武器（註廿二）。至于共軍方面武器的損失，單以坦克而論，其六百輛戰車，已先後被毀被俘二百五十餘輛，能否補充？可以補充多少？由于對外海陸交通都遭封鎖，其存儲亦不可能太多。何況由北越內地南運，亦因內河佈雷，公路鐵路被轟炸得柔腸寸斷，運補亦相當困難。

誠然，北越所動員的人力畜力經由崎嶇山徑的運輸能力，確實驚人，但以此種運輸量支持游擊戰則可，用以支持此次所進行的現代化陣地戰爭，則難免供不應求。像四月廿八、廿九兩日之內發炮萬餘發（註廿三），以北越軍所使用的一三〇厘米重砲而論，一部卡車僅能裝載此種砲彈五十發，須兩部卡車運輸始能供此兩天所消耗的砲彈，人力畜力又安能適應戰場的需求？再加上坦克和重砲牽引車所需的油量必需供應無虞，否則便都成了部隊的負擔。這是北越今後戰場上的難題。

從政治上，河內所交付于越共在越南掀起政潮的任務，顯然已經落空。由西貢國會已通過授權阮文紹總統以行政命令處理非常時期軍政事務半年案後，使越共更無法發動反戰風潮。但反觀河內，則因美軍轟炸佈雷的重大懲創，使其領導階層中的武元甲、范文同、黎笏、長征等對和戰問題歧見日深；加上民衆因家破人亡，普遍厭戰，反共集團亦乘機而起，展開各種破壞活動，造成社會不安（註廿四）。這是河內所預期發生于越南的內闕，竟反而出現于其本身。

至于莫斯科將其軍援品交由中共陸運，縱使中共願意承受，其陸運的能量是否可以適應北越戰場上的需求？亦大成問題。何況美國空軍已將北越與大陸聯結的鐵路公路橋樑炸毀，北越每年所需進口的八十萬噸食米，亦須由此路線運輸，如果我們不否認北平反對河內從事此一由蘇俄軍事專家所指導

，亦以俄國軍援為主體的現代化陣地戰爭，則北平重演當年遲滯俄援軍品運輸及從中換包的舊事又將重演，不知河內又將如何長期供應越南戰場？

七 結論

五月八日尼克森在宣佈以佈雷斷絕北越外援時的講演中曾經指出：當四月廿日季辛吉赴俄與布里茲涅夫會談越戰問題時，「蘇俄領袖們表示按照對雙方都公平的基礎使戰爭結束，頗有興趣，他們要求恢復巴黎談判，並表示願意運用他們建設性的影響力」，可見蘇俄依然是以調人自居。尼克森訪俄，克宮主人們當然仍是本此立場，不過在條件上能否讓步？則勢必推向河內，再不能推向北平。

若問克宮是否真正無力迫使河內讓步？河內又是否必須堅持其七點計劃而決不放鬆？由於此次作戰大都仰賴俄援，蘇俄既不願突破封鎖繼續運補，中共又愛莫能助，這便是迫使河內降低和談條件的壓力。北越並沒有打垮阮文紹政府，尼克森已有不讓北越攻勢得逞的決心，則河內所開出的沒有阮文

紹的聯合政府條件勢不能不加刪減。祇有就地停火，讓越共在廣治建立政權使越南三分，實現河內的「越戰越共化」計劃，所以順化在雙方是必爭必守，必將出現一場惡戰。

註：(一) (三)本刊四、二，「匪俄在東南亞的競爭」，黎世芬著。註：(二)「人民日報」，一九六二、十、四。註：(四) (五) (六) (七) 本刊上期，「越戰越南化的考驗」，拙著。註：(五) (六) 中央日報西貢航訊，本年五、四。註：(七) (三) 華僑日報，本年、五、十六，泛亞社記者陳加昌西貢航訊。註：(八) 路透社巴黎電，本年、四、五。註：(九) 美聯社、法新社，本年、三、卅，西貢電。註：(十) 華盛頓郵報，一九六九、四、六，轉載義大利歐洲雜誌記者費拉希 (Oriana Fallaci) 所撰武元甲訪問記。註：(十一) 華僑日報，本年、五、一。註：(十二) 南洋商報，本年、四、廿一。註：(十三) 路透社，本年、四、十七，西貢電。註：(十四) 華僑日報，本年、五、七。註：(十五) 中國時報，本年、五、廿，香港特派員齊簡專電。註：(十六) 美聯社華府電，本年、五、廿。註：(十七) 星島日報，本年、四、廿九。註：(十八) 中央社香港本年、五、廿四電。

現階段越戰的發展

葉 萌

本年三月卅日，北越正規軍隊，大舉南侵。初則偷越南北越非軍事地區而抵廣治，繼則分自高棉而攻南越中部，再則分攻西貢西北及正西，其規模之大，前所未有。北越此種公然違背條約而派軍入侵的行爲，固然與以前偽裝「南越人民解放軍」，而否認派有軍隊入駐南越的宣傳，大相逕庭。且其作戰方式，亦放棄游擊戰術，而改採陣地作戰方式，其間軍事意義如何？其政治後果怎樣？今後美國決策的方向如何？至爲各方所關注。今僅根據資料所得，加以剖析於後，以供對此問題關注者的參考。

河內蓄意已久

自三月卅日，北越大軍悍然大舉南侵，視非軍事區如無物，以迄於今，似乎尚未聽到過駐在該一地區的國際監察委員會有所解釋，相反地，包括蘇

俄、毛共、越共，甚至美國國會的若干議員們，都在對美國政府爲保護刻仍留越美軍之安全，而執行對北越的擴大轟炸行動，同聲叫罵，但是由於這次戰鬥行動，而造成七、八萬災黎，以及對未來所形成的惡果，却不能因此而予以抹殺。

越南與北越間的那條北緯十七度非軍事區，原爲一九五四年由日內瓦會議所訂定，其效用應被視爲與南北韓之間卅八度線相同。一九五〇年韓共南侵的往事猶新，如果北越共黨不是確認此舉將不致遭遇到實質的制裁，則很可能在採取行動前先作三思。或謂北越乃由於尼克森總統下令停止參加巴黎和談後之反應與示威，以迫使美國返回和談。又謂北越共軍之所以敢以正面的攻勢，從事傳統性的戰爭，乃由於北越與毛共之間，在「尼周公報」壓力之下進一步接受俄援的後果。